

徐来娣◇著

汉俄

语言接触研究

Han & Russian

Jiechu Yanji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汉俄

语言接触研究

王德信 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出版

汉俄语言接触研究

徐来娣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俄语言接触研究/徐来娣著. —哈尔滨: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207 - 07563 - 5

I. 汉... II. 徐... III. 汉语—语言融合—俄语—研究
IV. H1.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231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装帧设计: 于克广

汉俄语言接触研究

Han E Yuyan Jiechu Yanjiu

徐来娣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7563 - 5/H · 286
定 价 26. 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5)
第一节 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5)
第二节 语言接触的几个问题	(11)
第三节 汉俄语言接触综述	(20)
第四节 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30)
第一章 词汇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	(35)
第一节 俄源词概述	(36)
第二节 俄源词的汉化	(51)
第三节 俄源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	(61)
第二章 词法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	(87)
第一节 俄语对汉语多音节化的影响	(87)
第二节 俄语对汉语词缀化的影响	(96)
第三节 俄语对汉语词组词汇化的影响	(112)
第三章 句法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	(118)
第一节 俄语对汉语对比关系句式“如果……那么……” 的影响	(121)
第二节 俄语对汉语形容词最高级外延扩大化句式“最 之一”的影响	(134)
第三节 俄语对汉语程度结果关系句式“如此……以至……” 的影响	(140)
第四章 语义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	(147)
第一节 仿译引进型俄源义项	(148)
第二节 移植引进型俄源义项	(165)
结语	(175)
参考文献	(181)
附录一 现代汉语俄源词词表	(192)

附录二 现代汉语俄源词补充词表	(254)
后 记	(289)

前 言

语言接触研究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就已经流行于欧美,但在中国近年来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大多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汉语方言接触、汉语和英语及日语的接触等方面。而汉俄语言接触研究,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半个世纪中,也就是在当代汉语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大陆“革命工作语言”形成的关键时期,汉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曾经发生过极度亲密的接触,而汉语和俄语之间也必然有过频繁的接触和深刻的影响。笔者多年从事俄语教学研究工作,在我国近年来语言接触研究的热潮中,越来越感到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汉俄语言接触,在国外语言接触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个空白点。在欧美,语言学家关注的往往是英语、法语、德语等与其他语言的接触问题。即便在俄罗斯,语言学家关注的也多半只是俄语和前苏联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俄语和西欧、东欧语言之间的接触,尤其关注的是俄语和英语、法语、德语之间的接触。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关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外文论著。

在中国,涉猎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学者也是寥寥无几,至今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已有的或是一些尚需详加论证的笼统观点,或是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探讨,或是具体语言接触事实的记录。显然,国内学者对于汉俄语言接触的研究十分有限,暂时还处于非常表面、非常零散的阶段,还不能说是已经真正开始,更不能说是已经形成系统。这跟汉俄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的极度亲密接触的历史极不相称,跟我国目前兴起的语言接触研究热潮极不相称,同时,也跟我国强大的俄

语语言学研究阵容极不相称。汉俄语言接触研究是历史赋予我们俄语研究工作者们的一个重大使命。

如果说语言接触研究是目前我国社会语言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那么,汉俄语言接触研究则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本论文以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理论为依托,以汉俄语言接触为对象,从共时和历时等不同的角度,运用汉俄对比方法,并通过汉语语料库的使用,对汉俄语言接触中俄语对汉语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绪论首先讨论了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继而对语言接触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和进一步的探索。论文认为,由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链,从理论上讲,一般有两种模式:“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模式和“语言影响→语言兼用→混合语”模式。当然,从具体的语言接触事实来讲,由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并非都能完成上述语言变化链的全过程。然后,绪论对汉俄语言接触的历史、特点、结果进行了综述。论文指出:1917—1960年间的汉俄民族“亲密接触阶段”是汉俄语言接触最为频繁的时期。汉俄语言接触具有多样性、爆发性、不平衡性三大特点。汉俄语言接触总体上停留在语言影响阶段,但是影响已经包括“表层影响”和“深层影响”。绪论最后讨论了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章首先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研究视角出发,重新界定了外源词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论文讨论了俄源词的定义、分类、借入情况、借入渠道及传播方式;继而对外源词的汉化作作了条分缕析;最后重点探讨了俄源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论文认为,俄源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充实汉语常用词汇;第二,增加大量俄源文化词;第三,增加部分俄源语素;第四,排挤部分其他语源的外源词;第五,增加部分富有表现力的短语或俗语;第六,造成部分暂时性词汇混乱现象。

第二章讨论词法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俄语词法对汉语词法的影响,不是表现在词形变化方面。汉俄语言亲密接触时期,以词形

变化极为丰富而著称的俄语,并没有给汉语带来任何词形变化方面的影响。俄语词法对汉语词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汉语构词法方面:一是进一步促进汉语多音节化;二是进一步促进汉语词缀化;三是进一步促进汉语词组词汇化。

第三章讨论句法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俄语句法对汉语句法的影响,不仅仅是进一步促进汉语中的长定语、长状语等附加成分的使用以及句法成分的共用等等,更为主要的是促进部分特殊的欧化句式在汉语中的产生和兴起。经论证,受到俄语影响而产生和兴起的汉语欧化句式主要有:对比关系句式“如果……那么……”、形容词最高级外延扩大化句式“最……之一”、程度结果关系句式“如此……以至……”等。

第四章讨论语义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汉俄语言接触中语义层面俄语对汉语的影响,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俄源词的引进填补了汉语语义系统的许多空白。另外,在汉俄语言接触中,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冲击,俄语还给汉语语素或词带来了部分俄源义项。从俄源义项的引进方法来看,大致有“仿译引进型”、“移植引进型”两种。产生仿译引进型俄源义项的汉语语素或汉语词,主要有“红”和“红色”、“赤”和“赤色”、“白”和“白色”、“黑”和“黑色”、“软”和“硬”、“计划”、“角”、“宫”等;产生移植引进型俄源义项的汉语词,主要有汉语固有词“先进”、“五分”、“工读生”、“卫星”、“变色龙”,以及汉语日源词“同志”等。这是语义层面俄语对汉语极其隐蔽而又意义更为重大的影响。

结语部分对全文研究加以总结,并且对以后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汉俄语言接触研究,使我们对语言接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使我们看到了俄语对汉语的影响。这对于丰富中国社会语言学理论,认识当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论文研究成果对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史、汉语语义学、汉俄语言对比、翻译学乃至汉语语言规范等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方便非俄语工作者阅读,本

论文中所出现的俄语例词以及俄语例句关键词的原文后面,均附有拉丁字母转写形式。转写时根据我国目前通行的《俄文字母与拉丁字母转换表》,详见陆勇:《俄语外贸外事应用文》,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71-272页。

作者
2006 年秋

绪 论

语言接触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当今世界不断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很长一个时期里,语言学家大多注重语言自身的历时演变或共时描写,对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缺乏重视。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原动力之一,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途径。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汉俄语言接触为对象,就汉俄语言接触中俄语对汉语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索。

第一节 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一、国外语言接触研究的历史

1. 自发研究阶段(19 世纪前期)

追溯历史,世界上的语言接触研究源于 19 世纪前期。众所周知,19 世纪是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扩张的鼎盛时期,他们采用军事侵略、宗教渗透或贸易控制等手段,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肆拓展殖民地。当时,语言接触现象日益加剧,混合语(即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也随之产生。但是,很长一段时期,混合语“一直被看做是搅乱的扭曲的语言变体而遭唾弃”^①。当时有不少欧美语言学家认为,混合语是被糟蹋了的欧洲语,是殖民地人民在学习欧洲语

^① 高彦梅:《洋泾浜语和克里尔语概说》,《外语教学》1999 年第 2 期,第 38 页。

言过程中的不良产物,这类语言接触现象不值得研究。例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L. Bloomfield 就曾持有这样的观点。^①因此,在 19 世纪前期,人们只是简单地记录了语言接触的各种具体事实。这就是语言接触的自发研究阶段。

2. 自觉研究初始阶段(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 30 年代)

直至 19 世纪中后期,一些语言学家发现了混合语在语言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价值,开始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进行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 V. Name 于 1869 - 1870 年间发表了文章《克里奥尔语语法》(《Contributions to Creole Grammar》),标志着有意识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开始。在这篇文章中,V. Name 研究了多种克里奥尔语的共同特点,并且明确指出克里奥尔语是皮钦语的发展产物。稍后,德国语言学家 H. Schuchardt 于 1880 - 1914 年间,发表了大约 40 篇有关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系列论文,以种种语言接触现象为依据,第一次从理论上研究了克里奥尔语形成和发展的机制,为克里奥尔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后人尊称 H. Schuchardt 为“克里奥尔语研究之父”。当时,研究克里奥尔语的欧洲学者还有荷兰的 D. C. Hesseling、法国的 J. Vendryès 和丹麦的 O. Jespersen 等。D. C. Hesseling 于 1897 - 1934 年间,写了不少关于克里奥尔语起源问题的文章。而 J. Vendryès 于 1921 年发表的《语言论》(《Le Langage》)、O. Jespersen 于 1922 年发表的专著《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都曾经专门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混合语问题,^②其观点至今还常常被人引用。

20 世纪 30 年代,语言接触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 J. Reinecke。1937 年,J. Reinecke 发表了博士

① 石定栩:《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国外语言学》1995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② 李葆嘉等:《中国混合语的研究现状与理论探索》,《语言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190 页。

论文《边缘语：对于克里奥尔语及其他贸易次语的社会学研究》（《Marginal Languages: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the Creole Languages and Trade Jargons》），对当时克里奥尔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且深入探讨了社会因素对克里奥尔语形成的影响。^① J. Reinecke 被尊称为“现代克里奥尔语研究之父”。1953年，U. Weinreich 发表了《接触中的语言：发现与问题》（《Language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E. Haugen 发表了《挪威语在美洲》（《The Norwegian Language in America》），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开始。

3. 蓬勃发展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至今）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开始流行于欧美，众多语言学家开始研究本国的语言接触现象，并发表了很多论著。从此，语言接触研究成了一个重要的语言学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还成立了一个“语言接触研究协会”，每年开一次会，对世界各地的语言接触新问题进行讨论。

迄今为止，已有很多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接触的各种问题，研究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形成和发展，也发表了很多有关克里奥尔语理论方面的论著，但就语言接触作系统论述的并不多见。目前，在语言接触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是 R. Appel 与 P. Muysken 合著的《语言接触与双语》（《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该书于1987年在伦敦出版。书中 R. Appel 与 P. Muysken 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各种视角出发，对语言接触进行多方位分析，并认为语言接触必然导致双语，因而语言中的变化都应该从双语着手进行研究。作者还认为，分析语言接触不可能有统一的法则可依，因为语言中的同一问题可能会因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②

^① 石定栩：《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4期，第2页。

^② 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页。

二、国内语言接触研究的历史

1. 自发研究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

中国的语言接触研究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始对全国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在调查中,我国语言工作者普遍重视语言接触、语言影响,并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影响的各种具体事实记录在调查报告中。20 世纪 80 年代,民族出版社连续出版的 24 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基本都涉及了大量有关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具体事实。在开始关注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问题的同时,我国语言学家也开始研究汉语与外语的接触问题,例如,高名凯等人于 1958 年出版的专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重点研究了汉语与外语之间的词语接触问题;而王力 1958 年出版的专著《汉语史稿》(下),不仅关注汉语与外语之间的词语接触问题,还把视角投向更深的层次,开始研究汉语在语法方面所受到的外语的影响,开辟了我国汉语史研究方面的一个全新的重要领域——汉语欧化语法研究。但是,总的来说,这段时期我国语言学家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对语言接触事实的挖掘,并未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

2. 自觉研究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西方语言接触理论的引进,我国语言学家方才开始重视语言接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开始发表一批影响重大的论文和专著。例如,陈保亚的博士论文《论语言接触与语言同盟》(1996),通过对傣语和汉语接触的追踪研究,认为语言演化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模式,即以印欧语系为代表的谱系树模式和以汉越联盟为代表的语言联盟模式,总结出了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徐思益等人的专著《语言接触与影响》(1997),对新疆维吾尔语与汉语的接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胡兆云的专著《语言接触与英语借词研究》(2001),对汉语与英语的

接触进行了研究,重点论述了英语对汉语在词汇方面的影响;袁焱的博士论文《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2001),以阿昌语个案为例,对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关系展开了全方位的分析,认为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三种结果,是语言接触导致的一条语言变化链;而邹嘉彦等人的《语言接触论集》(2004),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以语言接触为专题的论文集,包括四方面的内容:语言接触理论方面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汉语方言接触方面的研究、汉语和外语(英语、日语)的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

三、国内外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现状

正如上文所述,语言接触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流行于欧美,但在中国直到90年代才开始兴起。目前,我国语言接触研究涉及的范围还比较窄,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大多局限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汉语方言接触、汉语和英语及日语的接触等方面。而事实上,汉语在历史上曾经与多种外语发生过语言接触,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英语及日语以外,还有梵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因此,在语言接触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的课题在等待着我们。其中,汉俄语言接触研究就很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半个世纪中,也就是在当代汉语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或者说是在中国大陆“革命工作语言”形成的关键时期,汉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曾经发生过极度亲密的接触,而汉语和俄语之间也必然有过接触和影响。笔者多年从事俄语教学研究工作的,在我国近年来语言接触研究的热潮中,越来越感到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汉俄语言接触,在国外语言接触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个空白点。在欧美,语言学家关注的往往是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与其他语言的接触问题。即便在俄罗斯,语言学家关注的也多半只是俄语和前苏联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俄语和西欧、东欧

语言之间的接触,尤其关注的是俄语和英语、法语、德语之间的接触。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关汉俄语言接触的外文论著。

在中国,涉猎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学者也是寥寥无几。我们尚未发现这方面的专著,只找到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以下两篇论文。

其一是王恩圩的《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1987)。文中作者对于汉语中源自俄语的外来词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内容包括它们的借入原因、借入渠道、在汉语中的“改造”和“命运”等。但是,文章所用例词仅仅限于音译词,而且大多出于刘正琰等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而相对音译词来讲,在源自俄语的外来词中更为重要的仿译词、意译词部分,被作者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与当时我国很多学者,对于外来词概念作狭义理解,低估仿译词和意译词在外来概念引进过程中的作用,有着必然的联系。史有为曾经指出,在解放初期,中国随着政治上的变动,汉语外来词的来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主要来自英语,变成主要来自俄语,而且意译还更明显地占有主要地位。^①因此,研究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不考虑到仿译词、意译词部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其二是荣洁的《中俄跨文化交际中的边缘语》(1998)。文中作者对于哈尔滨地区洋泾浜俄语词汇的使用范围、构成模式、语法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它们是中俄跨文化交际的产物。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利用语言接触理论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况且,哈尔滨地区的洋泾浜俄语,仅仅是我国局部地区的汉俄语言接触现象,还不能代表汉俄语言接触的主流。

除此以外,在我国虽然还有一些学者曾经在研究中涉及汉俄语言接触问题,但是,这只是一些零碎的汉俄语言接触具体事实的记录,或者是一些尚需详加论证的笼统观点。涉及到汉俄语言接触的有关论述,零星地散见于一些专著和论文中。例如,王力在《汉语史

^①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9页。

稿》中曾经指出,“解放以后,俄语对汉语的影响逐渐占了优势;”^①高名凯等人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汉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俄语为来源的外来词;^②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在《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中认为,汉语中连词“如果”用法的扩大,受到了俄语连词“если”用法的影响;^③史有为在《汉语外来词》中谈到,在20世纪50-60年代,俄语几乎成了给汉语输送外来概念的唯一语源;^④郭熙在《中国社会语言学》中提出,20世纪50年代汉语语法主要受到了俄语语法的影响。^⑤

总而言之,相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汉语方言接触、汉语英语接触、汉语日语接触的研究而言,国内学者对于汉俄语言接触的研究十分有限,暂时还处于非常表面的阶段,还不能说是已经开始。在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对汉俄语言接触缺乏深入的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汉俄语言接触具体事实的记录和笼统观点的表述。至于前文所提到的两篇相关论文,对于汉俄语言接触的研究,也只是局限在某一个方面,显然还没有形成系统。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经验和宝贵资料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汉俄语言接触无疑有着极其广阔的研究前景。

第二节 语言接触的几个问题

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是要与其他语言发生接触的。虽然世界上客观存在着数千种语言,但是,完全自给自足、独立发展起来的语言是很少见的。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第465页。

② 高名凯等:《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98-99页。

③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第153页。

④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8页。

⑤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